



世界战争故事（一）

郭一平 主编

目 录

古代埃及与赫梯战争	1
亚述战争	5
塞尼亚战争	9
4 希波战争	14
伯罗奔尼撒战争	18
亚历山大东征	22
布匿战争	26
斯巴达克起义	31
高卢战争	35
罗马内战	40
犹太战争	46
罗马波斯战争	51
阿拉伯半岛统一战争	57
阿拉伯对外扩张战争	61
诺曼征服战争	66
十字军东侵	71
英法百年战争	75
扎克雷起义	80
沃特·泰勒起义	84
胡斯战争	88
玫瑰战争	92
土耳其的扩张	97
意大利战争	103
德意志农民战争	108
伊土战争	112
胡格诺战争	118

荷兰独立战争	124
英西加莱海战	129
朝鲜壬辰卫国战争	134
30 年战争	138
英国内战	143
英荷战争	149

古代埃及与赫梯战争

迄今有和约传世的最古老的战争

公元前 14 世纪末叶至前 13 世纪中叶，古代埃及与赫梯为争夺叙利亚地区的控制权展开了延续数十年的战争。这场战争中的关键性战役卡迭石之战是古代军事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会战之一，战后缔结的和约是历史上保留至今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国际军事条约文书。

古代叙利亚地区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结，扼古“锡道”要冲，是古代海陆商队贸易枢纽，历来为列强必争之地。

早在公元前第 3000 纪，埃及就多次发动过对叙利亚地区的征服战争，力图建立和巩固在叙利亚地区的霸权。但埃及建立霸权的努力遇到了埃及强邻赫梯的有力挑战。约公元前 14 世纪，当埃及忙于宗教改革无暇他顾时，赫梯迅速崛起，在其雄才大略的国王苏皮卢利乌马斯的率领下，积极向叙利亚推进，逐步控制了南至大马士革的整个叙利亚地区，沉重打击了埃及在这一地区的既得利益。约前 1290 年，埃及第 19 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即位（约前 1290—前 1224 年在位），决心重整旗鼓，与赫梯一争高低，恢复埃及在叙利亚地区的统治地位。为此，拉美西斯厉兵秣马，扩军备战，组建了普塔赫军团，连同原有的阿蒙军团、赖军团和塞特军团，加上努比亚人、沙尔丹人等组成的雇佣军，共拥有 4 个军团，2 万余人的兵力。公元前 1286 年（即拉美西斯二世即位后的第 4 年），埃及首先出兵占领了南叙利亚的别里特（今贝

鲁特)和比布鲁斯。次年(前1285年)4月末,拉美西斯二世御驾亲征,率4个军团从三角洲东部的嘉鲁要塞出发,沿里达尼河谷和奥伦特河谷挥师北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行军,进至卡迭石地区,于卡迭石以南约15英里处的高地宿营,位于奥伦特河上游西岸的卡迭石,河水湍急,峭壁耸立,地势险要,是联结南北叙利亚的咽喉要道,也是赫梯军队的军事重镇和战略要地。埃军试图首先攻克卡迭石,控制北进的咽喉,尔后再向北推进,恢复对整个叙利亚的统治。

就在埃及举兵北上之际,一场紧锣密鼓的备战活动也在赫梯全面展开。拉美西斯二世还未启程,赫梯即从派往埃及的间谍那里获悉了埃及即将出兵远征的秘密情报。赫梯王穆瓦塔尔召开王室会议,制定了以卡迭石为中心,扼守要点,以逸待劳,诱敌深入,粉碎埃军北进企图的作战计划。为此,赫梯集结了包括2500—3500辆双马战车(每辆战车配备驭手1人,士兵2人)在内的2万余人的兵力,隐蔽配置于卡迭石城堡内外,拟诱敌进入伏击圈后,将其一举歼灭。

拉美西斯二世率军在卡迭石附近高地驻宿一夜后,于次日清晨指挥主力部队向卡迭石进击,意欲在黄昏之前攻下该堡。拉美西斯二世率阿蒙军团冲锋在前,赖军团、普塔赫军团居后跟进,塞特军团由于行动迟缓,尚滞留在阿穆路地区,一时难以到达战场。当阿蒙军团进至卡迭石以南8英里的萨布吐纳渡口时,截获两名赫梯军队的“逃亡者”,这两名实为赫梯“死间”的贝都因游牧人谎报赫梯主力尚远在卡迭石以北百里之外的哈尔帕,并佯称卡迭石守军士气低落,力量薄弱,畏惧埃军,特别是叙利亚王侯久有归顺埃及之意。拉美西斯二世信

以为真，立即指挥阿蒙军团从萨布吐纳渡口跨过奥伦特河，孤军深入，直抵卡迭石城下。穆瓦塔尔闻讯迅即将赫梯主力秘密转移至奥伦特河东岸，构成包围圈，将埃军团团围住。拉美西斯二世从刚刚捕获的赫梯俘虏口中始知中计，立即派急使催促赖军团和普塔赫军团紧急来援。当赖军团到达卡迭石以南的丛林时，早已设伏于此的赫梯战车出其不意地攻其侧翼，赖军团损失惨重，接着赫梯军队以 2500 辆战车向埃军阿蒙军团发起猛烈攻击，埃军士兵一触即溃，四散逃命，陷入重围之中的拉美西斯二世在侍卫的掩护下，左突右挡，奋力抵抗，并祈求阿蒙神的庇佑，还将护身的战狮放出来“保驾”。在此危急时刻，埃军北上远征时曾留在阿穆路南部的一支部队赶到。这支援军呈三线配置，一线以战车为主，轻步兵掩护，二线为步兵，三线步兵和战车各半，突然出现于赫梯军队侧后，对赫梯军猛攻，把拉美西斯二世从危局中解救了出来。埃军连续发动 6 次冲锋，将大量赫军战车赶入河中。赫梯王也增派战车投入战场，猛冲埃及中军，并令 8000 名要塞守军短促出击，予以配合，战斗十分激烈。黄昏时分，埃及普塔赫军团先头部队赶到，加入战斗。入夜，赫梯军退守要塞，战斗结束，双方势均力敌，胜负未分。

此后的 16 年中，战争延绵不断，但规模都比较小。拉美西斯二世吸取卡迭石之战轻敌冒进的教训，改取稳进战略，一度回到奥伦特河，但赫梯采取固守城堡，力避会战的策略，双方均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长期的战争消耗，使双方无力再战。约于公元前 1269 年，由继承自己兄长穆瓦塔尔王位的赫梯国王哈吐什尔（约前 1275—前 1250 年在位）提议，经拉美西斯

二世同意，双方缔结和平条约。哈吐什尔把写在银板上的和议草案寄送埃及，拉美西斯二世以此为基础拟定了自己的草案，寄给赫梯国王。条约全文以象形文字被铭刻在埃及卡纳克和拉美西乌姆（底比斯）寺庙的墙壁上。它是译自原稿的副本。原稿可能是用赫梯语和当时国际通用的巴比伦楔形文字书写的，在赫梯首都哈吐沙什的档案库中发现有用巴比伦楔形文字书写的泥版复本。条约规定：双方实现永久和平，“永远不再发生敌对”，永远保持“美好的和平和美好的兄弟关系”，双方实行军事互助，共同防御任何入侵之敌，双方承诺不得接纳对方的逃亡者，并有引渡逃亡者的义务。条约签订后，赫梯王以长女嫁给拉美西斯二世为妻，通过政治联姻，进一步巩固双方的同盟关系埃及与赫梯的争霸战争，是古代中近东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拉美西斯二世是古代埃及军事帝国最后一个强有力的法老，当时的赫梯也处于其鼎盛时期。双方长达数十年的军事较量，使双方的实力都受到严重削弱。埃及并未达到恢复亚洲属土的目的，拉美西斯二世的后继者日益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从爱琴海的小亚细亚一带席卷而来的“海上民族”的迁徙浪潮，与利比亚部落的入侵相呼应，日益动摇法老的统治，曾经一度强盛的新王国逐步陷入瓦解之中。赫梯虽然占有叙利亚大部，一度雄视西亚。但与埃及战争后，本来就不甚稳固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动摇，不久即开始衰落。到公元前13世纪末，“海上民族”从波斯普鲁斯海峡侵入赫梯，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各臣属国家纷起反抗，赫梯国家迅即崩溃。至公元前8世纪，完全为亚述所灭。

亚述战争

亚述军事帝国的扩张

在公元前 8—前 7 世纪，亚述是阿拉伯强大帝国，曾发动了一系列扩张性战争。亚述人把这种战争看作是“神”的旨意，“神圣”的事业。亚述战争就是这“神圣”事业的突出表现。

古老的亚述，主要在今伊拉克境内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北部，东北靠扎格罗斯山，东南以小扎布河为界，西临叙利亚草原。整个亚述是以亚述城（底格里斯河西岸）为中心的，是古代西亚交通贸易中心。

亚述最早的居民是胡里特人，后来有塞姆人移入，与胡里特人逐渐融合，成为亚述人。

由于亚述处于特殊的被异族包围的地理环境，经常受到敌对民族进攻的威胁，加之国土、资源又非常有限，使亚述人养成了好战的习性。他们对土地贪得无厌，并且，征服越多就越感到征服之必需，相信只有对外不断地征服，才能保住其已经获得的一切。每一次征服的成功都刺激着其野心，使黩武主义的链条拴得更牢。亚述那西尔帕二世（前 883—前 859 年）曾攻占叙利亚，扩张领土到卡尔赫米什附近，兵临腓尼基海岸。其后继者萨尔玛那萨尔三世（前 859—前 824 年）

在位 35 年，发动了 32 次的远征，两河流域北部和叙利亚地区的许多小国大都被征服，公元前 8 世纪下半

期，扩张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以往，终于形成庞大的军事帝国。

公元前 8 世纪后，铁器普遍使用，成了亚述统治者对外实行军事扩张的重要手段。统治者把国家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常备军的规模大大超过了近东任何其他民族。其军队包括战车兵、骑兵、重装和轻装步兵、攻城部队、辎重队，甚至还包括工兵，是一个具有较高水平的合成军队。军队装备精良，士兵都身穿铠甲，有盾牌和头盔防护，以弓箭、短剑和长枪为武器，攻城时还使用特制的撞城槌。

先进的军事装备，为亚述统治者发动对外扩张战争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公元前 744 年，亚述王进军东北，征服了乌拉尔图的同盟者米底各部落。次年，又西征乌拉尔图的北叙利亚各同盟国获胜，俘敌 7 万余人，乌拉尔图王败逃。公元前 742 年，亚述军再次西征叙利亚，围攻阿尔帕德城，历时 3 年终于取胜。公元前 739 年，叙利亚、巴勒斯坦、腓尼基及阿拉伯等地区 19 国联合反抗亚述。亚述大军在黎巴嫩山区与之会战，又获胜利，各国降服。公元前 732 年，亚述军攻下反叛的大马士革，大肆屠杀，并在此设置亚述行省。公元前 714 年，萨尔贡二世奔袭乌拉尔图腹地，最后攻占其宗教中心穆萨西尔，掠夺大批金银财宝。至此，乌拉尔图锐气尽挫，无力再与亚述抗衡。为了争夺两河流域的霸权，亚述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南邻巴比伦。公元前 688 年，亚述军攻陷并摧毁巴比伦城，俘迦勒底王，从此巴比伦被亚述控制达数十年。

亚述占据叙利亚后，埃及便丧失其在这一地区的优势，因此它极力鼓动和支持叙利亚境内各小国反叛亚述。

为征服埃及，约公元前 671 年，亚述王阿萨哈东率军越过西奈半岛侵入埃及，攻克下埃及旧都孟菲斯，上埃及各地王公亦表臣服。

约公元前 663 年，又挥师南下，一度攻陷底比斯。埃及人为摆脱亚述统治而进行的斗争从未间断，约公元前 651 年，埃及法老普桑麦提克终于彻底驱逐亚述占领军。

埃兰古国位于今伊朗西南部的胡齐斯坦。公元前 7 世纪它成为一军事强国。为了争夺巴比伦这一战略要地，亚述与埃兰战事迭起。公元前 652 年起，亚述王率军苦战 3 年，终于击败了巴比伦和埃兰等军队。公元前 648 年，巴比伦城被攻陷，巴比伦王自焚而死。随后，身披甲冑的亚述骑兵进攻并打垮阿拉伯骆驼兵，降服了阿拉伯。公元前 642—前 639 年，亚述对埃兰发起强大攻势，蹂躏埃兰各地，最后攻入苏萨，洗劫了全城。此后，埃兰沦为亚述属地。

亚述统治者的侵略战争是以极度凶残为特色的。军事所至，庐舍为墟，居民几乎全被屠戮。如在亚述那西尔帕二世所征服的土地上，男子被杀或沦为奴隶者约占三分之一，儿童则几乎无一子遗。财富也全被劫走，即使有残余居民，亦冻饿而死。亚述的野蛮征服造成了赤地千里、惨绝人寰的景象。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起，屠杀的凶焰稍稍收敛，但被征服居民仍差不多全被劫走，迁移到距亚述较近的地区，迫 8《影响世界的 100 次战争》使垦殖。

亚述军事帝国的残暴征服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以及它所采取的高压统治政策，给各地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也激起被征服者的不断反抗。公元前 7 世纪后期，

亚述帝国的经济力量已被多年的战争消耗殆尽，其军事威力也已成强弩之末。此时，米底人和迦勒底人正结成新的军事同盟。公元前614年，米底军队乘亚述军队在外作战内部空虚之机，攻陷千年古都亚述城。公元前612年，迦勒底和米底联军又攻陷帝国首都尼尼微（“狮穴”），亚述王自焚于宫中，亚述帝国灭亡。亚述国土全被并吞，民众悉被奴役或消灭，以致后来关于亚述的历史竟然难寻踪迹。指望军事强盛带来的权力和安全，到头来却成了笑料。黩武主义曾赢得了辉煌，但最终却是遗恨千古的悲哀，以战争而称霸，还以战争而使自身灭亡。

亚述对外扩张中之所以取得一系列胜利，主要在于其有一套较为完备的军事组织和先进的技术。如其使用的撞城车，车头上装有巨大金属撞角，车体设有保护层，车内配操纵人员。亚述的军事技术和传统，对后来的强国（包括波斯和罗马）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亚述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军事强国，但其军事在中东的影响是相当长远的、强烈的。

一是黩武精神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深深地烙在了中东人的意识之中。亚述及后来的中东广大地区都信仰宗教，当时的亚述把发动战争称是战神的旨意，视战神为最高神—亚述神。并把战争与宗教紧密结合在一起，人们视战争为最神圣的事业、最光荣的职责；而如果淡漠战事，无异于是对神的亵渎。这样，无论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战争，都披上了神的外衣，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二是凡具有遗传性的艺术、文学作品都以反映战争为主要内容，并以此来影响后代。如历代国王都在宫墙、

碑柱上记载自己统治时期的事迹，构成完整的年代记，其内容多是夸耀杀人略地的“功绩”。在王宫、寺庙等大型建筑内外都有浮雕装饰，这些浮雕大都描绘战争、俘虏、狩猎等景象。三是亚述的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深深地刺激了后来的国家（包括波斯和罗马等），其征服行为为后来者效仿。早期的亚述只有在底格里斯河上游亚述高原上一小块地盘，而后来通过扩张，“版图几乎包括了当时的整个文明世界、叙利亚、腓尼基、以色列王国和埃及相继成为亚述军事威力的牺牲品，这不能不对后来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四是不断强化战争机器，成为后来许多国家谋求强大的基本国政。研制先进的武器装备和组织与之相适应的军队是亚述夺取一系列战争胜利、获取霸权的主要原因。这对中东国家乃至世界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塞尼亚战争

古代希洛人的反奴役斗争

美塞尼亚战争指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地区的美塞尼亚人反抗斯巴达侵略扩张和奴役的三次解放战争。前两次战争的结果是美塞尼亚人失败，斯巴达彻底征服美塞尼亚地区，确立了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霸权。最后一次战争则以美塞尼亚人移居西西里岛而结束。

据传说，当多利亚人侵入伯罗奔尼撒时，指挥他们的赫拉克利斯后裔三兄弟夺得东部和南部广大地区，并三分其地称王立国：长兄占领亚尔果斯，二弟的孪生子

占领斯巴达，幼弟占领美塞尼亚。经过有名的“来喀古立法”，斯巴达确立了一套完整严密的奴隶制度，势力不断壮大。斯巴达城邦制度以户籍原则为基础，组成新部落和选区，由民众通过欢呼法组成氏族贵族会议议事会；根据议事会提名由民众选出5名监察官，保证斯巴达制度的执行，特别要组织落实青年人的体育锻炼制度（在举行城邦运动会时，监察官分别担任5个区的代表队领队）。正是体育锻炼制度成为斯巴达城邦制度的最大特色，它要求公民，特别是男性青年公民过军营般的集体生活。为保证所有公民皆以脱离生产的军事生活为首要任务，斯巴达确立了公民占有土地由国家奴隶“希洛人”耕种的特殊的奴隶制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可保证公民之间不产生分化，有利于社会内部的稳定和贵族的控制，保证致全力于军事训练。斯巴达的男性公民由于有世袭份地和希洛人供其剥削，完全脱离生产劳动而按国家要求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其全民皆武、重武轻文的程度在世界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每个斯巴达男性从小就接受严格的体育和军事训练，甚至婴儿出生时体质过弱即被抛弃，少年时要接受缺衣少食、日夜操练等艰苦生活的考验，成年后始终生活在军营，除了行军作战就是反复操练，精神上也要培养成绝对服从、不畏死难的军人气质，直到60岁才能解甲归田过平民生活。由于这种制度执行得非常彻底，斯巴达的公民社会确实有如军营，历史上流传着无数少年军训执法如山、斯巴达人视死如归的佳话。这种制度的本质和目的是通过强大的武力对内镇压希洛人、对外进行扩张战争，从而巩固寡头贵族的统治。

美塞尼亚位于斯巴达西面，土地肥沃，堪称富庶之

乡。它几乎和斯巴达同时建立了国家，但并未形成斯巴达那样严格彻底的军事制度。到公元前 8 世纪中叶，斯巴达国内急需大量土地和奴隶以满足贵族统治的需要。于是，迅速崛起的斯巴达把目光盯上了兄弟之邦美塞尼亚。

美塞尼亚战争共有三次。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 740—前 720 年间（一说前 743—前 724 年间）。斯巴达借口发生边境冲突而突然兴兵入侵，美塞尼亚奋起应战。斯巴达军队攻城不下，转而侵掠农村，他们赶走牲畜、掠取谷物，但并不毁坏树木和房屋。美塞尼亚人 3 年后发起反攻，双方多次激战，各有胜负。到战争的第 13 年，美塞尼亚人选出一位英勇的国王，予斯巴达以重创。但是，斯巴军英勇顽强，善于坚韧苦战，美塞尼亚终因国力耗尽，饥荒流行，国王自杀殉职而战败。少数美塞尼亚人远走他乡，大片国土沦落斯巴达之手。但美塞尼亚人不甘屈服，60 年后又举行反抗斯巴达奴役的武装起义，遂演变成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

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发生于公元前 660—前 645 年间（一说前 685—前 668 年间）。当时，美塞尼亚人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青年领袖，名叫阿里斯托梅尼斯，他领导美塞尼亚人举行了反抗斯巴达人的大起义。群众推他为王，但他不就王位而只接受大将军之职。他与阿卡迪亚一些城镇结盟，领导义军多次重创斯巴达人。斯巴达伤亡惨重，士气沮丧。几乎无心恋战。为镇压起义，斯巴达向希腊其他城邦求援。到第三年，由于盟军背叛，美塞尼亚人被迫退守山区，并坚持斗争 11 年。当斯巴达最终镇压了起义并结束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所有美塞尼亚国土都被当作斯巴达土地而由其“平等人”公

民占有，所有美塞尼亚人则被作为希洛人遭受奴役。

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后，斯巴达进一步强大起来。由于拥有当时号称无敌的陆军，他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已成霸主。

原来可以和他分庭抗礼的大邦只有亚尔果斯，但亚尔果斯已降为二流城邦，虽和斯巴达有仇却无力挑战，科林斯和西夕温等城邦也先后落入斯巴达的控制之中。到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各个城邦，除亚尔果斯和西北部的阿卡西地区外，都被斯巴达纳入了由他组成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中。

与此同时，为了巩固对美塞尼亚的占领和对希洛人的镇压，斯巴达的寡头贵族专政的奴隶制度得到进一步强化，斯巴达人同希洛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他们迫使希洛人身穿标志卑贱的衣服，不许他们有任何独立人格的表现。不论有错无错，希洛人每年都要按时挨打，为的是让他们牢记自己的奴隶身分。斯巴达政府还常把青年公民组成小队，到希洛人村庄侦察，白天探查寻找希洛人中壮实勇敢或有反叛之心的人，夜晚就以突然袭击方式把这些无辜者处死。每年新当选的监察官上任，首先要举行对希洛人的“宣战”仪式，既经宣战，希洛人便是敌人，可以任意屠杀，也不必担心任何宗教忌讳。斯巴达对希洛人的残酷镇压和迫害，终于迫使遭受奴役的美塞尼亚人揭竿而起，从而爆发了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

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发生在公元前464—前453年间（一说前464—前455年间），它是古希腊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当时斯巴达发生强烈地震，希洛人即利用震后混乱时机揭竿而起，声势浩大，迅速席卷斯

巴达全境。斯巴达奴隶主和那些自称为平等人的武装到牙齿的斯巴达公民，面对如此规模的起义束手无策，急忙向伯罗奔尼撒同盟各邦甚至向宿敌雅典求援。迅速集结的起义大军把矛头直指斯巴达城，斯巴达人付出惨重代价才保住了自己的首府。起义军在希腊各邦奴隶主的联合镇压下退守伊托木山，在那里构筑要塞，建立根据地，并坚守 10 年，终于迫使顽固的斯巴达奴隶主求和，让起义军（斯巴达人称之为美塞尼亚人）离开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渡海西进，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北端落脚，建起自己的城邦赞克洛伊，此城后改称墨萨拿，即今日的墨西拿。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以起义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美塞尼亚战争是古希腊时期奴隶反抗奴隶主的压迫、求得自身解放的一次伟大的斗争。它持续了 3 个世纪之久，表现出美塞尼亚人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在每次战争中，他们都能同斯巴达奴隶主及其同盟军对抗多年，给敌人以重创，充分显示了奴隶们伟大的军事才干和斗争艺术。虽然第一次战争以美塞尼亚人失败、斯巴达扩张成功而告终，但第二、第三次大起义沉重打击了斯巴达的奴隶制度，使其受到多次军事上的失败，甚至险些打垮强大而不可一世的斯巴达。在奴隶们坚持武装割据十多年之后，斯巴达统治者被迫让步，同意美塞尼亚人移居他乡。美塞尼亚战争终以美塞尼亚人获得有限胜利而告终。

当然，美塞尼亚战争是对斯巴达城邦制度的一次严峻考验，它在打击、削弱奴隶主统治的同时，也使斯巴达统治阶级吸取了教训，使其独特的奴隶制度增强了“免疫能力”。渡过这史无前例的危机之后，斯巴达迎来了自

己的鼎盛时期。

4 希波战争

东西两大古文明的碰撞

人类文明古国之一希腊，战争多少个世纪连续不断。公元前 492 年开始，这里爆发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欧亚两洲大规模国际战争——希腊、波斯战争。这场战争前后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结果是希腊城邦国家和制度得以幸存下来，而波斯帝国却一蹶不振。

古希腊，由于地形的限制，许多城邦被山脉分隔着，中间只有极少量的陆上交通，所以每一个城邦小国都以“天下”自居。城墙内是朋友，而在城墙外就到处是敌人。因此在希腊本部、爱琴海的海岸和各岛屿上，一共兴起了几百个城市国家。其中雅典、斯巴达这两个城邦发展较为迅速和强大。

随着各城邦人口的增多，希腊人开始向沿海地区移民和殖民，同时，由于本邦粮食生产有限，夺取敌人的庄稼就成了经常性的作战目标。因此，各城邦国家经常发生战争。在斯巴达，男人们都不在家居住，只在营房里准备打仗。每年一次，把男孩们残酷地加以鞭挞，以考验他们忍受痛楚的能力。女孩们必须受严格的体育训练，希望她们能把较强的体力遗传给她们的儿女，以便将来守卫城堡。

波斯是古代西亚一个奴隶制国家，它是通过征服而发展起来的大帝国。到大流士统治时期（前 522—前 486